

美國漢學之父—— 衛三畏

李亞丁



被譽為美國第一位漢學家的衛三畏(Samuel Wells Williams)是十九世紀美國宣教士、漢學家、語言學家和外交家，也是近代中美關係史上的重要人物，晚清時期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，重要的中國問題專家。他也是美國漢學研究的先驅者和奠基者，故有「美國漢學之父」的美譽，其所著的《中國總論》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漢學著作之一。

一、早年生活

衛三畏於1812年9月22日出生於美國紐約州尤提卡(Utica, NY)一個敬虔的基督教家庭，父母親都是長老會的信徒。衛三畏從小就讀於教會學校；1831年受洗成為基督徒。高中畢業後不久，進入特洛伊城(Troy)的仁斯勒理工學院(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)學習，他酷愛自然科學，尤愛植物學。1832年，長老會教會送給美部會(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)一台先進的印刷機，用於剛剛在中國廣州成立的宣教站，因此美部會需要有一個人來掌管並使用這台機器。衛三畏的父親鼓勵他去應聘，但他心裏十分矛盾，一方面對自己喜好的科學依依不捨，一方面對背井離鄉赴海外宣教的心未有充分的預備，再加上他對印刷技術也不熟悉。經再三考慮，最後衛三畏還是接受了這個挑戰，並接受了一些印刷出版方面的訓練。1832年7月，美部會正式任命他為廣州宣教站的出版印刷工。

二、宣教生涯

1833年(道光十三年)6月，當時只有20歲的衛三畏啟程前往中國，10月抵達廣州，開始了他在中國長達40年的生涯，至1877年始回返耶魯大學任教。在中國的最初20年中，他主要負責編輯和印刷《中國叢報》。

當時的中國仍採關閉政策，他只能以一個貿易商的身份進入廣州十三行，在那裏結識了馬禮遜博士(Dr. Robert Morrison)和他的兒子馬儒翰(John Robert Morrison)，《中國叢報》(*The Chinese Repository*)的主編裨治文(Elijah Coleman Bridgman)和他的助手雅裨禮(David Abeel)，以及郭實臘(Karl F. A. Gutzlaff)等人。他一面工作，一面努力學習漢語。在歐美商人的資助下，衛三畏很快為美部會開創了海外第一個印刷所。1835年，因廣州時局緊張，他就把印刷所遷往澳門。在此期間，衛三畏協助裨治文編輯《中國叢報》。在編輯過程中，他的中文進步很快，而且對中國的歷史、文化與現狀的了解也逐漸深入。稍後，更為《中國叢報》撰寫文章，介紹中國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歷史、地理和文化習俗，還協助裨治文編著了《廣州方言撮要》，這些工作為他後來有系統的研究漢學，奠下基礎。1847年，裨治文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後，衛三

畏則擔負起《中國叢報》的編輯之責。

嚴格來說，衛三畏並非一般所稱的宣教士，他既沒有接受過神學教育，也沒有授予神職。在美部會的正式文件中，他的身份一直是印刷工，但他在中國的活動，與一般宣教士無異，事實上他在許多場合也被稱為傳教士。(顧鈞〈衛三畏與《中國總論》〉刊《漢學研究通訊》總83期)

三、外交經歷

1844年，美國駐華公使顧盛(Caleb Cushing)率團來華後，衛三畏作為使團成員，參加了中美《望廈條約》的談判。是年底，他回國探望身患重病的父親，同時也應邀到各地教會演講，介紹中國的情況，反響熱烈。日後他以此一系列演講稿作為藍本，開始寫作《中國總論》(*The Middle Kingdom*)一書。他在紐約演講時，遇見Sarah Walworth小姐，於1845年11月結為夫婦。衛三畏在美三年多期間，亦獲得法學博士學位。至1848年8月，偕妻離開紐約，回到廣州。

《中國叢報》因環境的改變，口岸的開放，外國人較前容易認識中國，導致發行量銳減，衛三畏苦撐了十餘年，終於1851年結束。(孫若怡〈衛三畏與《中國叢報》〉刊《自西徂東——基督教來華二百年論集》第609-610頁。)其後，1854年1月，衛三畏首次作為美國政府的雇員出使海外，隨同美國海軍將領Matthew C. Perry遠航日本，擔任翻譯，交涉美日通商事宜，結果美日簽訂了條約，日本自此對外開放。1855年5月，衛三畏被任命為美國駐華使館秘書兼翻譯，他以矛盾的心情接受了此項任職。

從1856至1876這二十年間，衛三畏直接參與外交活動，先後擔任譯員、秘書、參贊、談判代表和副使等職，並多次擔任美國駐華公使館代理公使，處理中美外交事務，最重要的是參與了中美《天津條約》的談判，並將「自由傳教」的條款納入條約內。此舉成為後人攻擊基督教為「帝國主義」的口

實，這是他始料不及的。

由於視力衰退和健康狀況惡化，衛三畏於1876年10月辭去政府職務，離開北京之日恰巧是他來華整整43週年。回國前，他講了這樣一段話：「不論我在中國做過的事情是好還是壞，都已經留在了那片土地上。上帝會把它們作為我在中國為傳揚祂的名，實踐其應許的一部分。我在宣教過程中與同工們和睦相處，身體健康，工作愉快，為此我要虔誠地讚美造物主。」

四、漢學研究與《中國總論》

衛三畏在中國生活43年，熟讀中國經典，加上他豐富的閱歷，使他對中國問題有比較全面的了解。他先後出版了十多部關於中國的書籍，內容涵蓋政治、經濟、歷史、文學、語言等諸多領域，一度成為外國來華宣教士和商人必讀之書。其中最具影響力，也最能體現衛三畏在漢學上成就的，當屬《中國總論》，是一本全面介紹中國歷史文化和晚清社會的名著。他寫此書的目的之一，是從一個適當的位置來客觀地評價中國文明，刷掉經常加予他們的那些獨特的、幾乎無可名狀的可笑印象；同時，也指出當時中國社會的種種落後和愚昧。

全書分上下兩冊，共23章，對中國的自然地理、行政區劃、人口民族、各地物產、法律政府、語言文字、歷史文化、衣食住行、社會生活、工藝美術、科學技術、對外交往等等，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和系統的論述，堪稱關於中國的百科全書，無論在廣度還是在深度上，都超過了此前的同類著作，可稱為美國漢學開端的里程碑。

在1847年《中國總論》初版發行以前，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主要是通過英國的漢學家。與歐洲相比，美國的漢學研究起步較晚，但起點較高，發展也比較快，而且在不長的時間裏，即躍居國際漢學研究的前列。在這一過程中，衛三畏的影響不容低估。1876年，在衛三畏主持下，耶魯大學首先開設了漢學課程，建立了第一個漢語教研室和東方圖書

館。此後美國各著名大學如加州州立、哈佛、哥倫比亞等大學相繼效法，一些著名的圖書館也開始收藏研究漢學的圖書資料。此外，一些漢學研究機構陸續成立，如美國現代語言學會(1883)，美國歷史學會(1884)，美國亞洲協會(1898)等，都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美國漢學的發展，使之走上職業化、專業化的軌道。因此，可以說衛三畏是「美國漢學第一人」。

衛三畏也認識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地位，以及對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的巨大影響。他認為中國需要基督教教義並不意味要摧毀中國傳統文化，而是要進一步使它完善，使它更具有價值。他對中國儒家文化具有「信義」的價值內涵極為推崇，認為世界上很少國家能與此相比。不過，儘管他指出了儒家思想有很多長處，但仍然認為中華文化與民族需要拯救。《中國總論》反覆強調的一個論點就是：中國人不僅需要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，而且還需要基督教的教義。

《中國總論》的獨特視角和觀點，以及其中時常出現的智慧的閃光，對今日讀者來說不僅饒有興味，而且頗富啟迪。對歷史研究者來說，許多是不可替代的珍貴資料。書中還大量引用了當時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著作，這些著作涉及方面之廣，研究之深入、細緻，也令今天的讀者眼界大開，歎為觀止。直至二十世紀，中國學者仍對這一著作關注和研究。

五、晚年生活

衛三畏返美後，定居在耶魯大學附近。1877年，他應聘成為耶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授，從而成為美國第一位漢學教授，並且擔任美國聖經會主席和美國東方學會會長。在此期間，衛三畏全力反對美國1878年不公正地限制中國移民的法案，為中國和中國移民辯護。在他的努力之下，美國政府終於在1880年結束了對中國人移民美國的限制。

當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大饑荒時，衛三畏心繫災區的中國老百姓，盡自己的影響力，呼籲美國人民為中國捐款，以拯救中國百姓脫離於水火。

1882年1月，衛三畏不慎摔倒在結冰的人行道上，造成肩膀脫臼，胳膊骨折，不久又突然失去說話能力。經過調養後，身體得到恢復，接著又全情投入各種通信和修訂《中國總論》等工作中去。新版《中國總論》於1883年10月面世，當第一本修訂本送到他手中時，他滿懷喜悅地說：「我為此感謝上帝！」此後他身體漸衰，再無好轉，1884年2月16日，在完全的平靜中辭世。葬禮在耶魯大學的教堂裏舉行，其後安葬在家鄉的「常青墓園」，緊貼在他父親和妻子的墓旁。

衛三畏有一子名魏斐列(Williams Frederick Wells)，生於澳門，後隨父親到北京，1867年回美國讀書，1879年畢業於耶魯大學，任該校圖書館助理，1893年起任教席，直到1925年。他曾經協助父親修訂《中國總論》，並著有《蒲安臣和中國第一次對外國的出使》(*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*)、《衛三畏生平及書信——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》(*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*)等書。

資料來源：

魏斐列著，顧均、江莉譯，《衛三畏生平及書信：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。

衛三畏著，陳俱譯，《中國總論》(上下冊)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。

Samuel Wells Williams, *The Middle Kingdom*, Vol I, II, 1883.

J. K. Fairbank, "Assignment for the 70's", *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*, 1969, No.3.

顧鈞〈衛三畏與《中國總論》〉刊《漢學研究通訊》總83期。

孫若怡〈衛三畏與《中國叢報》〉刊《自西徂東——基督教來華二百年論集》。香港：文藝，2009。

(作者為教會歷史學者，現居北美，從事寫作、教學與宣道)